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註疏刪翼卷二十四 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周大鼎

周禮註疏刪翼卷二十四

明 王志長 撰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焉註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

州長鄉遂之官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内朝在路門内左九棘右九棘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宫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臯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臯門應門矣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為中門雉

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閽人譏出入者窮民葢不得入也郊特牲譏繹於庫門内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内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内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内朝之在路門内者或謂之燕朝

按王有五門三朝自外入一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即尚書顧命所謂

畢門也雉門次五門中有兩觀左廟右社在焉三朝庫門外為外朝路門外為中朝路門内為内朝○劉氏曰小司寇所掌外朝之法以致萬民而詢國危者在雉門之外兩觀之間也其位則朝士所掌九棘者取其赤心事上無隱而能制禦於外者也孤卿大夫諸侯之職焉三槐者取其黄中通理暢於四支臣德之至也此三公之職焉○王氏曰孤卿大夫臣道也比諸侯為卑故位於左侯伯子男君道也比諸侯為

尊故位於右三公六卿其位凡九諸侯列於郡國其服亦九故左右皆九棘大師大傅大保謂之三公其位止於三故面三槐槐棘之數各稱其位之多寡而已〇薛氏圖嘉石所以平罷民之不能自彊以禮然必在左者卑之而示其辱故爾肺石所以達窮民之不能自伸其情然必在右者佑之而欲其伸故爾葢地道尊右而卑左也〇雜說吏之治民未必盡其平而民之於君不可使壅於上聞也故肺石設於外朝

大司寇主之而聽之者朝士之職也路鼓立於寢門之外大僕主之而守之者御僕之屬也外朝則在庫門之外朝士則掌外朝之法故肺石隸焉内朝則在路門之外太僕則掌路門之政故路鼓屬焉凡遠近老幼獨孤之民欲有復於上而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而告於上則聽肺石之訟者朝士之職也若夫路鼓立治朝之内大寢之門外則非窮民之所得至也故太僕掌其政以達窮民聞鼓聲則速

進御僕與御庶子而後以復於上故成周之民所以自達於上由肺石而聽於朝士由朝士而達於路鼓聽掌有其人先後有其序也○少蘊葉氏曰周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内王國宗人嘉事之朝也大僕小臣掌焉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一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焉外朝之位朝士所掌朝法卿大夫以大詢之時帥六鄉之衆庶而致於朝百

姓衆庶得與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相後先於陛陛之間其政誠為平易近民矣治朝之位司士所正之朝儀而宰夫掌其法太僕掌建路鼓於大寢門外以待窮達與遽令宰夫掌庶民之逆得與賔客之治諸臣之復同徹於天子之前則又未嘗以禁嚴為限矣燕朝之法雖在大僕然諸侯復逆掌於大僕三公孤卿復逆掌於小臣羣吏庶民之復逆又掌於御僕是庶民之復得與諸侯公卿羣吏達於燕寢之時則亦未

嘗以邃深為陽矣觀三朝之法則知成周盛時户庭無壅其疎通洞達何如哉然外朝雖掌於秋官之屬而三公孤卿在焉則太宰與聞外朝之政治朝雖曰司士正之屬於夏官而宰夫掌其禁令王眡治朝冢宰贊之則太宰實聞治朝之事矣燕朝亦夏官之屬也然則羣臣之復逆實與宰夫相關焉況建鼓在路門外王眡治朝則大僕正位王不眡朝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是燕朝之人實與治朝相通則太宰亦與聞

乎燕朝之政矣以此見周人之治宮中府中實為一體而無内外之分矣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註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劉氏曰執鞭以齊萬民之序列呼以趣百官之就位既趣其行且辟其道也

禁慢朝錯立族談者註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僔語也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

者公之小者庻民私之註俘而取之曰獲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庭大者公之大物没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畀也玄謂人民之小者未齓七歲以下

疏齓毁齒也按家語男子七歲而齓女子八歲而齓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内之治聽期外不聽

疏即上文鄉遂等獄訟成來於外朝職聽遠近節之皆有期日期外不聽者所以省煩息訟也○愚按期外不聽者謂鄉士遂士等不能決及弊而民不服赴愬於士者故以遠近為期限非鄉遂士等所上之獄成也上獄成亦必有期踰期則宜誅責有司而速聽之豈漫然付之於不聽而已哉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註判半分而合者鄭司農云謂別券也玄謂古者出責之息亦如其國服與

王氏曰判書人執其一書其所予之數使責者執之抵冒而訟有判書則足以驗其實故為之聽治也

○劉氏曰若無劵書則不聽所以養信而息訟也

凡民同貸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註鄭司農云同貸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以國灋行之司市為節以遣之玄謂同貸財者富人蓄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灋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贓

疏財主出責與生利還主則同有貨財者也

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註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以地傅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為證也玄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證者來乃受其辭為治之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辠註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

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舡牽引人欲犯瀍者其時格殺之無罪

王氏曰盜賊軍謂盜賊衆而成軍也○明齋王氏曰盜賊贓犯既明在軍若伍兩之長在鄉邑若比閭之長在家若至親知而殺之文如昏暮爲盜而所在殺之皆不科罪使盜無所容也

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注謂同國不相辟者將殺之必先言之於士

愚按地官調人職云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則同國不相辟者有調人執之以治其罪矣何得復有書於士殺之無罪之例䟽云謂會赦後其人復還鄉里者理或然也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註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為民困也所貶視時為多少之灋

王氏曰先事而思患謂之慮慮刑則刑之加釋有

趣一時之宜者慮以制之也慮貶則財之省殺有紓一時之急者慮以節之也慮刑則非獨緩刑也慮貶則非特省禮也凡此皆出於不得已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註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户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

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冡宰貳之以賛王治註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為體近文昌為司命次司中次司禄次司民𤣥謂司民軒轅角也天府主祖廟之藏者贊佐也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

疏內史掌八柄司會掌天下大計冡宰貳王治事故皆貳民數藏之以贊王治也○王氏曰司民不屬地官而屬於秋官者說者以為秋之物成非也秋官主

刑聖人用刑本於好生耳○東萊呂氏曰按周官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時焉成名子生三月父名之也内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於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戰國以來此制廢壞久矣不復重民之生也秦始皇復令男子書年其制及男而不及女特恐民之避征役耳豈

有三代重民之意哉○愚按司民之屬於秋官也仁哉一獄成而民數於是闕焉矣夫民吾子也失教而陷民於罪戕民而成巳之威是一獄成而上有兩罪也司民之屬於秋官也仁哉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註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殺死刑也書

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畧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

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

疏觸不行君命易改易之也夏刑已下據吕刑而言

夏刑三千墨劓俱千至周減輕刑入重刑俱五百是夏刑輕周刑重也○又云按文帝本紀十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女緹縈上書遂除肉刑然赦者墨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唐乃赦也○浚儀王氏曰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黄氏曰夫死者不可復生而先王有大辟之法蓋殺一人而後能生其欲死者矣斷者不可

復續而先王有墨劓宮刖之法葢刖一人而後能續其欲斷者矣是故先王有不忍人之政而肉刑未嘗廢者非特之以傷民也設之使有懼而已文帝以當劓者笞三百而民卒多死夫劓之誠可懼者笞固不足以懼之然而特笞之輕而陷於罪豈特與劓比哉後世惜一劓一刖而招其罪至於大辟者豈可勝計哉○愚按聖人之制刑法也如權衡然銖兩斤鈞物自以其各抱之質取輕取重而權衡不知也是故五

刑設於三代而三王之仁聞後世卒莫及焉者葢無

心之物德怨皆不能緣之而生則仁之至也

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

輕重註詔刑罰者處其所應否如今律家所署灋矣

疏司刑主刑書若於外朝司寇斷獄之時司刑則以

五刑之灋詔刑罰刑罰並言者刑疑則入罰故也○

王氏曰以五刑之灋詔刑罰所謂惟法惟察其審克

也而以辨罪之輕重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

下刑適重上服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註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宥寬也赦舍也

王氏曰舜言欽恤五刑則先眚災肆赦而怙終賊刑先輕而後重所以示上有好生之德也周官司刺則先三刺而後三宥三赦先重而後輕所以示有司執法之堅也

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

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註玄謂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讐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

王明齋氏曰若自幼在他國而不識其父昏夜而不識其所親者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註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

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

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

刑殺

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

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

者人之仇讐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

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

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煩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貴與馬氏曰按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後赦之葢臨時隨事而為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有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姦宄不詰於是赦遂為偏枯之物長姦之門矣○康侯胡氏曰舜典曰眚災肆赦易之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

官司刺三赦三宥止及于此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姑息為政數行赦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之矣春秋書肆大眚譏失刑也○明齋王氏曰按舜典周禮呂刑易大傳所稱祥刑參錯不一愚嘗合而觀之罪狀之辭情真罪當則當正之以

五刑有大辟肉刑二者通謂之刑在虞書為象以典刑怙終賊刑周禮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呂刑之五辭簡孚正於五刑易之折獄致刑也有所謂過者則在所當宥虞書宥過無大又曰流宥五刑周禮分為不識過失遺忘三者而為辟讐之法大約與虞之流同呂刑則曰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使出財以償之五罰不服正於五過痛懲之以警衆又有眚災者則在所當赦虞書眚災肆赦周禮分為老幼惷愚三者亦在

所赦易則謂之赦過宥罪也又有所謂疑者臯陶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參錯訊鞫而終不得其情實者寧失之以與民周禮鄉士等職所謂若欲免之吕刑則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易謂之緩死也然虞書又有所謂罪疑惟輕者苟有罪而輕之可也若無罪雖得輕刑亦非辜矣蓋此非犯有虛實之疑乃法可上下之疑故比之當從輕耳二千年間聖經所言無不脗合但虞之金作贖刑蓋指鞭

朴之輕者而呂刑於五刑之不簡者倶正於五罰此乃世變之不同至若易之明罰勑法此罰字亦指刑言葢刑罰二字亦通用也嗚呼後世之刑則與古異矣文帝以一時不忍之心而去肉刑免肢體之傷殘是矣然以輕罪而率死於敲朴之下是以大辟而易肉刑也自開罰之端凡欲科斂者必假此為詞是以贖罪為利網也呂刑有言罰懲非死人極于病令之稍居人上得以杖罰人者即能生殺人豈臣無有作

威之道哉至於眚災則有赦也無故而大赦縱有罪而虐無辜將安居乎避讐之法不得已而有瑞節之與也鐵券之賜預免其身及子孫死罪幾名不幾於誘人犯法乎且三千條律雖有明憲至議刑之時則任意出入是刑非以懲惡也反為殃民之具宥非以矜善也祇為長惡之媒所謂天討有罪者將安在哉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

贄之約次之註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讐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也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

疏凡命祀天子命之郊者若祭統成王命魯外祭則

郊社内祭則嘗禘諸侯直命祀社故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常也羣望諸侯祭三望故傳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祖宗諸侯五廟下及士各有廟庶士庶人祭於寢○定四年祝鮀云分魯公以大路又云殷民六族注云殷民禄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又分康叔以大路注云復如分周公欲使康叔以化之又云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又云懷

姓九宗職官五正注云五正五官之長是其遷移法也以此觀之亦是和之使遷移耳○王氏曰治地之約則若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𦵏之屬是也○王氏曰治功之約則若號仲號叔勲在王室藏於盟府之屬是也治器之約若魯得用四代之器之屬是也治贄之約則若公孫黑使彊委禽之屬是也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註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

圖未聞或彤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斐豹隷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劵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註玄謂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讀曰衈謂殺鷄取血釁其户

疏按定元年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

公為踐土之盟曰凡吾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宋仲幾曰踐土固然又士彌牟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王氏曰大者書於宗彝盟諸鬼神示無疑也小者書於丹圖其色以丹示無隱昧也不信者服墨刑以約書宜信而不信則為墨而不明故也

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註大亂謂僭約若吳楚之君僭稱王晉文公請隧以葬者六官辟藏明罪大也

六官初受盟約之貳

疏隧者天子葬禮掘地通道上有負土謂之隧諸侯

已下無負土謂之羡塗

司盟掌盟載之法註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

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

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為世子痤與楚客盟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

明神既盟則貳之註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

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

疏按覲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又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註云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蒼璧下宜黄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註盟詛者欲相

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鷄以詛射潁考叔者

王氏曰盟者如亡不可得盟於衆使不容之○隱十一年將代許子都與潁考叔爭車及許潁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師還乃詛射潁考叔者引之者證詛是往過之事若然則臧氏之盟乃盟將來也○愚按盟者恐負約而盟於神期其久要也詛者已負約

而詛於神令其必禍也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註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

疏盟詛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

凡盟詛各以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

註使其邑閭出牲來盟既又使出酒脯司盟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

疏盟處無常但盟則遣其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出酒

脯以祈明神也〇王氏曰盟載之法孟子所謂束牲載書是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者葢疑事疑謀不能保其必信故有疑斯有盟有盟斯有約司盟則掌其盟約之載辭也北面詔明神者盟約之法非特誓之於衆也質諸明神彼或違焉則神斯禍之矣謂之明神則宜嚮明者也故北面詔之夫幽則質諸神而盟者神之所為也明則要諸人而約者人之所為也盟則必約葢非約則無以固其盟約則

必盟葢非盟則無以示其誠盟諸神約諸人所以結信之道也既盟則貳之者葢其正則藏於天府司盟則藏其貳也大司寇曰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藏其貳者非特司盟而已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先王之時貴而諸侯賤而萬民皆有盟詛之法者豈徒為是聽於神之虛拘哉葢世之治也人心相與以誠相示知畏於神而不敢欺知欽於神而不敢慢先王因其有畏欽鬼神之心

而躬畏以先之而因以覆盟詛為大戮至於成俗則盟邦國之不協與萬民之犯命而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弭亂息爭豈小補哉呂刑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以為苗民之罪則盟詛之設帝者之世已然矣而作記者以為盟詛不及三王不亦謬乎然事有本末本之不圖無事於末後世仁義不足以勝之欽畏不足以臨之慢神於上誣人於下區區之牲血酒脯不足以勝背誕之衆矣

豈盟之不足恃哉失之本求之末茲其所以滋亂也

○伊川程氏曰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為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為事上不尊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一事稍為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黄氏曰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盟誓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之輔德信者也

後世德信廢而盟誓獨行於天下此民所以畔且疑也歟○明齋王氏曰嘗觀盤庚之誥稱先后與其臣民之祖父轉相告戒崇降罪疾諄諄然若生者之相告語金縢之辭周公亦若親對其祖考而言者盟載之法其亦此意耶夫薰蒿悽愴洋洋如在此鬼神之情狀福善禍淫乃理之常無足怪者但天網恢恢未必屑屑居民間以司禍福耳然人心所向氣必至焉要其所中者多矣是故展禽有言周公太公股肱王室

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史職之晉為城成周之役薛宰不肯役於宋云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其舊士彌牟謂宋仲幾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之乎夫盟約一定數世賴之可以輔政省刑此周公所以不廢也至於德又下衰民僞日滋又昧鬼神之理視盟詛為戲神亦不靈而人益不信之君子屢盟詩人以為長亂小國爭盟左氏知其

必亡鄢陵之盟季文子曰德之不競尋盟何為武父之盟君子曰信之不繼盟無益也盟詛之法於是廢矣葉氏有言穀梁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五帝非無誥誓也後之誥誓則不及五帝之時三王非無盟詛也後之盟詛則不及三王之時耳今觀虞書帝命禹征有苗而作誓呂刑稱禹苗民以覆詛盟則知葉氏之言為信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註青空青也

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㜸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入其要註為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守藏者玉府內府也鄭司農云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楬楬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楬書揃其數量又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要凡數也入之於太府

疏按山虞澤虞等出稅者皆以當邦賦穀稅之數不

虛取也○楬即今之板書揃即今録記文書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註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罰贖也書曰金作贖刑

疏掌受士之金罰者謂斷獄訟者有疑即使出贖既言金罰又言貨罰者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即出貨以當金直故兩言之○王氏曰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荆州厥貢惟金三品砥礪砮丹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雍州厥貢球琳琅玕而周官之職金掌凡金

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葢禹貢所載諸侯之所貢也職金則取於有地者之征而已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則入稾人也稾人曰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是也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則入於玉府也玉府曰掌王之金玉玩好是也入其要則入計書於太府也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金罰所謂贖刑之罰也貨罰司關所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是也○按王明齋謂貨罰士師聽獄財有應

入官者並入於司兵以罪累之物故不以入經用與司厲職以盜賊之任器貨賄入於司兵者同義若司市所舉之貨則入於泉府門關所舉之貨則以養孤老各有所歸也

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註鉼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

王氏曰掌次言王大旅則張氊案設皇邸先儒以邸為後版屏風也所謂金版則以金飾之與饗諸侯

亦如之承賓如神也○京山郝氏曰以金為葉大祭書祝辭大饗書策命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註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掌其令主其取之令也

疏皆謂守城捍禦之具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於司兵註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於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

盜賊贓加責沒入縣官

明齋王氏曰或謂盜賊之任器貨賄即與所捕之人則民爭務於逐盜豈非止盜之方而事尤簡易乎是不然此秦人尚功首虜之法驅民以利者也先王養民厚矣其有夷狄盜賊為生民患聲大義率而伐之民懷敵愾之心進死者有厚賞退生者有顯戮何假於盜賊貨物以誘之且既開此端則惟利是赴要功生事或自相爭奪亂行干紀無所不至是豈經常之

法哉惟法制未備盜賊竊發則可以此誘民使人自
為戰不當計其贓物以阻跅弛之士耳
其奴男子入於辠隸女子入於舂稾註鄭司農云謂坐
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舂稾舂人稾人之官也由
是觀之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
語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
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耻為奴欲焚其籍也玄謂
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

某氏曰謂為盜賊而罪未入於死或從死而減論或罪人家屬為從而連坐者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為奴註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齓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

王氏曰有爵不奴貴貴也七十不奴老老也未齓不奴慈幼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註鄭司農云牷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瘞謂埋祭

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

疏按尚書微子云犧牷牲用注云犧純毛牷體完具

彼犧與牷相對此無犧故以牷爲純也王車轢之者

即軷祭也生民詩云取羝以軷又聘禮註云其用牲

犬羊可也是犬羊兩用也

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註鄭司農云大宗伯職曰以埋

沈祭山川林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駹謂不純色也玄

謂幾讀爲刉珥讀爲衈刉衈者釁禮之事

王氏曰用駹不若用牷之為善故曰可也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註相謂視擇知其善惡

疏犬有三種田犬吠犬食犬皆須相之牽犬者謂呈見之故少儀云犬則執緤是也○王氏曰相犬者其屬有賈四人也牽犬者其屬有徒十有六人也掌其政令則以犬人非特掌祭祀之犬而已凡田犬皆掌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註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

疏收教者謂收入圜土使困苦改悔也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註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玄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

劉氏曰嘉石平罷民其罪輕不入於圜土也圜土聚教罷民其罪重其役之日月深日則役之夜則收之俾民改情復善然後舍之為教大矣故曰收教焉

○王氏曰弗使冠飾示不能以禮自飭其躬也加明刑而耻之任之以事而勞之凡此皆欲其克已以復

禮也圜土之刑但加明刑而已異於五刑之傷肌圜土之罰但役以事而已異於五罰之出鍰此所以為收敎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註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鄭司農云拲者兩手共一木也玄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

已弊猶斷也

劉氏曰木其手曰拲木其項曰梏木其足曰桎三木備者重囚也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註告刑於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

囚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衆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註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文王世子曰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異姓也刑於隠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疏直刑異姓不刑同姓則異姓怨生同姓亦有刑則異姓心服故曰體異姓也○郎氏曰按凡囚者至以待弊罪為一段以囚言及刑殺至以待刑殺為一段

以刑殺言皆先言衆例而後言同姓有爵者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註斬以斧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諜謂姦寇反間者賊與諜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為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

疏按魯語云温之役晉人執衛成公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夫刑有五大刑用甲兵註云諸侯逆命征討之其次用斧鉞註云謂犯斬罪者中

刑用刀踞注云用刀以劓之鋸以笮之如是刀中容
棄市其次用鑽笮註云鑽顟湼墨笮謂宫刑也薄刑
用鞭朴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是
用斧鉞之事成二年齊侯圍龍傾公之嬖人盧蒲就
魁門焉龍人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之遂滅龍是
膊諸城上之事也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焚之註親緦服以内也
焚燒也辜謂磔之

王氏曰殺其親者賊仁莫甚焉故焚以火而不存其形殺王之親者賊義莫甚焉辜以磔之而不全其體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註踣僵尸也肆陳也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

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註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刑五而已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

疏正刑有五科條二千五百上附下附是罪附於法法即五刑是也云亦如之者合入死者亦踣之合入四刑者雖不踣亦刑之在市也○又云禮記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上附下附是也○介甫王氏曰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法亦如之者所謂刑人於市非特與衆棄之亦以人之犯刑皆以趨利為本正以趨利犯刑則惟盜而已故特言刑盜於市○王氏曰同族有爵殺於甸師氏既言於掌囚此復言之者掌

因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則正以殺之為事

也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王氏曰亦如之亦肆之三日也

墨者使守門註黥者無妨於禁禦

劓者使守關註截鼻亦無妨以貌醜遠之

宮者使守内註以其人道絶也

刖者使守囿註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

髡者使守積註玄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宫者宫之為翦其類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

王氏曰諸守各以其宜也○劉氏曰守門守關守内守囿守積皆用刑人者刑之以償其罪也養之以全其生也先王之於刑民猶其民也無所喜怒而有不全其生者彼其自取非王刑之也○王氏曰先王之於刑人其輕者則流之流之則有居其重者則刑

之刑之則有使以其有使故掌戮所掌者如此觀之
作記者言公家不畜刑人亦誤矣然公家雖可以畜
刑人而君子則不可近不可近而近之此吴子餘祭
見殺於閽春秋所以譏之歟〇王明齋氏曰囿者蕃
育鳥獸之所但欲禁非時入者無事於趨走故刖者
守之舊説以髡為同族之犯宫刑而減之者非也葢
公族不翦其類但可減為刖已下耳茍降從髡則應
劓刖者不獲減刑乃反重耶

司隷掌五隷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註五隷謂罪隷四翟之隷也物衣服兵器之屬

王氏曰法其役使之差等政令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也

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註民五隷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為積聚之也玄謂任猶用也

某氏曰辱事若宫人除其不蠲去其惡臭蜡氏除

䏶之類囚執人勾攝罪人也○王氏曰必設罪隸者以其人猥下而多彊力且有罪戾當服賤役也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註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涅廁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註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列也

疏其邦之服邦之兵若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氈裘執弓矢○王氏曰蓋古者天子守在

四夷治教政刑之既明則四夷之民莫不向風懷德則内可以使之守王宫外可以使之守厲禁此司隸所以帥之也必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則四夷各有利器宜服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也○劉氏曰司隸以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徒二百人而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皆百有二十人為制者隸役之數則然其贏不足未能以制定焉罪隸者中國之罪民而役於隸者謂皆籍

於司隸而奴之也蠻閩夷貉者四夷之總名葢非一種也其擾於要服則執以為隸焉俾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及野舍之厲禁示德化之廣遠也故用之搏盜賊役煩辱積任器助牽徬皆其罪之所宜施為也役官府掌使令役挍人養鳥獸牧馬牛畜禽獸之言而與之答皆其俗之所素習也彼其執也必死而復生又從而衣之食之盡其所能而役使之無非所以養其生而盡其性也宜其無不致其忠

與其力焉故用之守王宫與厲禁而頼之以為腹心之衛也聖人之於萬物莫不極其宜者用五隷以見之焉

罪隷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註役給其小役

王氏曰雖充其役亦掌使令之小事而已○或曰凡有守謂凡有典守之事者皆得役之也

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註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

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

牽徬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徬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明齋王氏曰十四字宜屬閩隸誤衍於此按司隸

職止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未嘗

及於罪隸葢罪隸乃免死之人故不可使守禁密之

地且宮正宮伯所掌士庶子虎賁氏之虎士司隸四翟

之隸於王宮之守故自已足亦何假於罪隸又以文

勢推之豈有未言蠻隸而遽言如蠻隸之事乎閩隸
正脫此簡故愚直以為誤衍於此也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
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疏為校人所役使以養馬按校人良馬乘一師四圉
不見隸者蓋是雜役之中○陳氏曰古之宿衛王宮
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五隸虎
士有卒伍而四翟之隸有兵國有大事則守王門舍

則守王闈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授虎士戈盾則王之在國在野可謂嚴矣然必使四翟之隸者以著王之所守在四夷也或使師氏之屬師之者以著王之使武以文也四隸所守皆如蠻隸之事者周之時以南方為遠尤貴其來者故掌四夷之官曰象胥而奏樂亦以南詩曰以雅以南記曰胥鼓南則周人之意可知矣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註杜

子春云子當為祀玄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

王氏曰掌役畜養鳥則役於掌畜而為之養鳥也子謂鳥所生也司隸言帥四翟之隸守王宫與野舍之厲禁則閩隸之有守固可知矣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註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註不言

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也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山堂章氏曰蠻閩夷貉之隸或征伐之所得或諸

侯之所獻傳所謂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

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則所俘因以為隸

職方氏言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六戎五狄之人民而

隸不及戎狄者豈其鷙悍之不可以畜而周公方且膺之以絶其患於未萌固不在所役屬耶晉惠公歸自秦誘陸渾之戎遷於伊川終逼諸姬侵掠畿甸以為中國之害詹桓伯以為先王居之四裔以禦魑魅正所以處夷狄之隸也○按汲冢周書王會觧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帟陰羽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

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
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
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爲諸
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瓚次
之皆西面彌宗旁之相者大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
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菉幣焉絻有繁露
內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
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

之方千里之内為比服方二千里之内為要服方三千里之内為荒服是皆朝於内者堂後東北為赤帟焉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凫旌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左彌士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陳幣當外臺天玄䌽宗馬十二玉玄繚璧綦十二參方玄繚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繚璧琰十二外臺之四隅每隅張赤帟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䌽謂之母兒其守

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穢
人前兒若獮猴行立聲如小兒良夷在子楊州貢禺
禺魚名觧隃冠發人鹿人鹿人若鹿迅走俞人雖馬
青丘狐九尾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
白民乘黄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蛤歐人蟬蛇順食
之美於越納姑妹珍且甌文蜃共人玄貝海陽大蟹
自深桂會稽以鼉皆西面嚮正北方義渠以玆白玆
白者若白馬踞牙食虎豹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

虎豹北唐戎以閭閭似隃冠渠叟以鼩犬鼩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羽旄卜盧以紈牛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規規以麟麟者仁獸也西申以鳳鳥氐羌以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煬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皐雉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砂夷用闟木康人以桴苡其實如李食子宜子州靡以費費其形人身都郭生生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眛皆東嚮北方

臺正東高夷嗛羊獨鹿卭卭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
不令支玄獏不屠何青熊東胡黄羆山戎戎菽其西
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兹白牛犬戎文
馬而赤鬛縞身目若黄金名古皇之乘數楚每牛匈
奴狡犬樓扶王目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
木以為車禽人菅路人大竹長沙鼈其西魚復鼓鐘
鐘牛蠻揚之翟蒼梧翡翠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
古之政南人致衆者皆北鄉愚按王會所陳似乎侈

大其説然成周服遠亦於此可見蠻閩夷貉之隸蓋指此也因其慕義向風而役屬之以廣用夏變夷之化耳然當時所以防維監制之者亦必有道焉若以為征伐所得則犬羊之性即令草面豈有使之執兵侍衛於左右者乎後王德不必古若則華夷之限寧過於嚴此後世徙戎之論所以為識時務也

周禮註疏刪翼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註疏删翼卷二十五

明 王志長 撰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註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

於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

杜氏通典曰按孔穎達正義云子産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則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也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臨至時事議其輕重也孔附會叔向以立此論然詳左氏所載夫子之說第令守晉國舊法以為范

宣子所為非善政耳非謂聖王制法不可令人知也○王氏曰夫刑以懲惡禁以輔刑刑以制之義也禁以止之仁也故有刑必有禁刑禁之設亦使民易避而難犯耳○愚按刑司寇五刑禁即士師五禁禁者禁於未犯之前刑者刑於已犯之後故曰禁者所以左右刑罰也鄭氏注刑禁者國之五禁似止及禁而不及刑矣○又按職方氏周知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財用使同貫利布憲以詰邦國都

鄙必及於四海職方務同享其利布憲務同去其害自畿輔以及邦國自邦國以及夷蠻戎狄苟有一利未與一害未去聖人之心不敢或安蓋與天同覆與地同載此王道也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疏云邦之大事合衆庶者謂征伐巡守田獵皆是大事合衆庶也以其為布憲之官故於聚衆時每皆以刑禁號令也○劉氏曰以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四

十人而行四方達四海欲正月必聞其禁者未之能達也必書其刑禁之憲於民者以達於州伯州伯以達於卒正卒正以達於連帥連帥以達於屬長屬長以達於諸侯諸侯則以達於都鄙而要服以達於四海布憲則執旌節以巡行四方誥其違於禁令者庶乎其可及也○明齋王氏曰易曰先王以明罰敕灋先王之制刑豈視其民若禽獸唯欲其不見而網羅之哉常貴於曉示之使之知而不敢犯乃為民父母

之心也故大司寇正月之吉縣刑象之灋於象魏布刑於邦國都鄙士師掌國之五禁之灋書而縣於門閭而復設此職專董其事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俾各憲之於所治豈有所謂不教而殺焉者乎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註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見血乃為傷人耳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當獄者也遏訟

者過止欲訟者也玄謂㩜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

疏㩜獄後鄭不從先鄭者以此經皆謂未在官司者而先鄭言距當獄據在官而言故不從也卻獄言不受者謂人有罪過官以文書追攝不肯受者○愚按卻獄即今所云拒捕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註民之好為侵陵稱詐謾誕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力正以力彊得正也

劉氏曰亂謂悖於人倫暴謂敢作威怒力正謂脅衆從已以邪爲正者撟曲誣罔以觸刑禁者造作無然之語以惑衆者禁暴氏之所糾以告司寇而誅之者也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者殺以其出於邪情而無補於中道又從而害於風俗其殺之宜矣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

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註奚隷女奴男奴也其聚出入有所使也

王氏曰凡國聚衆庶若祭祀田役之屬○明齋王氏曰奚民間婦女服役於后宮者隷奚隷之守王宮者故竝言出入謂出入於王宮也司牧糾察統治之不得非為有犯禁則戮之也舊以奚為女奴女奴主幽閉安得復有出入乎○又曰先王之政令禁戒期民之不犯也而兇頑之民視刑憲如飲食明知而故犯

之又有姦巧之徒或造言破律執左道以亂政則王灋不得行民皆相率而入於邪惡此禁暴氏所以設也又周禮設官王之宫寢六官必置其司秋官若無與於王宫之事而司隸掌四翟之守禁暴司奚隸之出入先王於給事宫壼内外之人防禦之嚴所以為端本清源之道而刑官亦有王宫之責故雖有大奸雄亦無敢恣行造亂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註達謂巡行通之使不

陷絶也去王城五百里為畿

王氏曰遂人所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是也謂之四畿則是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註比猶較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為藩蔽

劉氏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積所

以待賔客師役使命之往來而地官遺人既掌之矣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比而肅其守衛故曰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則餘可知也

若有賔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註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鄭司農云聚欜聚擊欜以宿衞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賔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宼盜賔客

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叙而行之註舟車轚互謂於迫

隘處也車有轘轅坻閣舟有砥柱之屬其過之者使以次叙之

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註辟辟行人亦使守涂地者

王氏曰野廬氏其徒百有二十人則使其徒為之辟與

禁野之横行徑踰者註皆為防姦也横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

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註比校治道者名若今次

金叙大功

疏大事謂若征伐廵守田獵郊祀王親行所經處竝須修除道路及修廬校比民夫使有功效漢時主役之官名次金叙主以丈尺賦功〇王氏曰治其壊謂之修去其穢謂之除比所以防怠也

掌凡道禁註禁謂若今絶蒙布巾持兵杖之屬

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註不時謂不夙則暮者也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間

明齋王氏曰野廬氏之職修雖有迢遞遠行而常如繇於堂階間矣單襄公使過陳道茀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客無寄寓而知陳之將亡野廬氏之職其可忽乎

蜡氏掌除骴註骴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

疏月令注云骨枯曰骼肉腐曰骴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註蠲潔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絰也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薉惡也

某氏曰司圜任之以事故云任人疏郊祀至郊而已若賓客則至畿故兼言野郊外曰野大總言也○王氏曰大祭祀先王所以致精神之至而交乎神明之

隱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物之可以昬憒其志
氣者焉不蠲刑者任人則在所惡也凶服則在所哀
也故蜡氏令州里除而禁之大師以危事行故在所
慎賓客則致其齋欽如承神故也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
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註有地之官主此地
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鄭司農云楬欲令其識取之今
時楬櫫是也有地之官有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

掌凡國之骴禁註禁孟春掩骼埋胔之屬

○愚按凡者廣言之也所謂及禽獸之骨皆是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註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池謂陂障之水道也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書費誓曰敜乃擭斂乃阱時秋也伯禽以

出師征徐戎

王氏曰水十百相冓謂之溝水之所會謂之澮水之大竇謂之瀆溝瀆澮池有禁然後其害去其利均矣

疏柞鄂者或以為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也○愚按秋塞阱杜擭固防其害人時既收刈亦所以疎禽獸之禁也

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註為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為苑囿於山也澤之沈者謂

毒魚及水蟲之屬

綦氏曰依山為苑就澤為沈則專利於已肆害於物故皆禁之戒暴殄也○愚按禽獸出而害苗也則殺之民就禽獸之居而横虐也則禁之故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萍氏掌國之水禁註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及入水捕魚鼈不時

疏水中害人之處或有深泉洪波沙蟲水弩月令春

秋及冬取魚夏取則不時

幾酒註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

疏謂若酒誥惟祀玆酒及鄉飲酒及昬娶爲酒食以

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

謹酒註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彛酒

疏有政謂大臣有事謂小臣彛常也不得常飲也○

東坡蘇氏曰自漢武至今皆有酒禁刑者至流賞或

不貲未嘗少縱至於私釀終不能絕周公獨何以禁

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答其子甲之子服而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答其子而責之學乙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明齋王氏曰幾者察其不當用而用或酒正之出入非濾也謹者戒其當飲者勿過若抑戒既立之正復佐之史是矣

禁川游者註備波洋卒至沈溺也

王氏曰幾酒則於飲酒微察其不節也謹酒則於用

酒謹制其無度也書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所謂德將無醉以文王幾酒而庶國之飲酒者皆有節也所謂越庶國飲惟祀者以文王謹酒而庶國之用酒者皆有度也又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成王於酒致嚴如此而晚周之君臣乃至於沈湎淫泆天下化之良可惜哉禁川游者亦所以防沈溺也○東萊吕氏曰周公命康叔撫封侯衛作酒誥一篇其刑之重

至於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不過導廸民彛防閑私欲之意及其再變如漢文帝為酒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比之酒誥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已無此意然而猶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自桑弘羊建榷酒之利則不過私家不得擅為公家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後來惟恐人不飲酒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註夜時謂夜

晩早若今甲乙至戊夜士主行夜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

劉氏曰此謂施於國中也日出而作不得不勤日入而息不得不止所以順天道養育大衆也故以星見為夜時星沒為曉時而詔守夜之士行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註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禦亦禁也謂遏止之無刑灋也晨先明也宵定昬也

王氏曰自始夜至半曰宵日未出之時為晨○介甫

王氏曰禦晨行者則禦使須明而行禁宵行則禁之使止也○劉氏曰夜遊者妨衆息故亦禁焉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註夫遂陽遂也鑒鏡屬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為玄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齍謂以明水修滌粢盛黍稷

王氏曰考工記所謂金錫半謂之鑒遂之齊是已內

則以夫遂為金遂言陽遂則知方諸之為陰言方諸則知陽遂之為圜陰陽者其氣也方圜者其體也○薛氏曰離者陽中之陰於物為火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為水以金遂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劉氏曰聖人於天地宗廟社稷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然後奉其祭祀敬潔之至盡天下之物不足以稱其誠也故取火於日取水於月明水火者陰陽至精之氣凝結而成者以將其誠致其潔也○

郎氏曰明水所得有限豈能為粢盛當用明火爇薪以熟釜耳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註故書墳為蕡鄭司農云蕡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

疏庭燎與大燭亦一也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繇齊桓公始也鄭云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戴禮文其百者天子禮

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註為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

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註屋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明竁若今揭頭明書其罪瀍也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歟

王氏曰竁謂為壙以埋其尸明竁揭其罪於竁上若明刑明明梏焉○明齋王氏曰凡行刑必於朝市以警衆唯宮刑以下不可以風故於屋中誅之即勝國之

社之屋也蠶惡風其室周密因謂刑者爲下蠶室然幽暗則行刑者無以爲見故爲之明竁竁穿穴也謂穿屋以霤光若今明瓦然故曰明竁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註趨辟趨而辟行人

疏按序官條狼氏下士六人今云天子八人或取胥徒中兼充與○明齋王氏曰凡王出入虎賁氏先後王而趨在王前後也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在王左右

也條狼氏八人夾道趨辟則夾馳道而在前也執鞭所以為威公則六人而下在其國及至王國皆然蓋亦各有條狼氏故并著於此

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註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

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車轘謂車裂也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

疏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則條狼氏為之大言使衆聞之故云且命之誓僕右者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云軍旅贊王鼓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備非常誓馭謂與王馭車者也玄謂

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言此者欲見受命出征閫外之事將軍裁之不須復請除此以外皆須請於君乃得行事是以襄公十九年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是其不復請君之事也若穀梁大夫雖在外猶當復請於君不敢專故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

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是其雖在外不得專命之事也○王介甫氏曰條狼氏主誓者掌辟之官以禁止為事故也誓僕右者為僕右誓其屬也誓馭者為馭誓其屬也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刑不上大夫則亦為大夫誓其屬也○王先生曰王介甫皆以此

為誓其屬以文考之何屬之有鄭氏以為誓者出軍及祭祀之事但為樂師與大史小史主禮樂之事謂祭祀時耳曾不謂皆誓之於軍也大師職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是軍之有大師也大史職云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是軍之有大史也小史職云凡軍事佐大史是軍之有小史也刑不上大夫而誓之嚴如此軍事以嚴終也故甘誓可見矣軍國異容祭祀之誓大宰掌之大司徒涖之何預於條狼

氏哉○劉氏曰違誓之刑有輕重者以其所責有大小也○明齋王氏曰士師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故此所謂誓專主軍旅而言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𣝔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註國中城中也粥養也國所遊養謂羨卒也追逐寇也胥讀為偦鄭司農云宿謂宿衞也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𣝔謂行夜擊𣝔

劉氏曰國之羨卒使之什伍以追胥擒捕寇賊獲多

者賞否者罰○按王介甫謂國粥為粥物於國中者市官所不治故修閭氏比之粥物者何與於追胥乎宜從註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註皆為其惑衆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註令者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

劉氏曰寇戎喪災之時恐姦非乘之以為變故令各

守閭而互之以斷出入唯有節者不幾其行也

冥氏掌設弧張註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絹禽獸

王氏曰設弧以射之設張以伺之○劉氏曰弧張機弩罿罦之屬○王氏曰弧弓也張謂張弧

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註靈鼓六面鼓敺之使驚趨阱擭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註鄭司農云須謂頤下須備謂搔也

明齋王氏曰猛獸多力非人所能敵貴以不見取之
弧張阱擭皆然此官所以稱冥氏也寇賊有梟鷙飈
悍如猛獸者故兵灋曰形人而我無形取其不見掩
其不備亦禦暴客之一道茍必欲堂堂正正與面決
勝負何異與猛烈禽獸鬬其爪牙者哉○京山郝氏
曰按冥氏以下職多隱語凡寇之為狀隱防慮禁禦
細至草木蟲蟻消釁窒萌百蠹盡洗然後可以收清
寧之化成秋肅之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註毒蠱毒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或曰即甘草也攻之謂燻之鄭司農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

劉氏曰蠱毒之病人非一種而下士一人者掌其方書治禁之瀌也以攻說禬之者用巫醫以祝禁之也嘉草攻之者草有善制其毒者也

凡敺蠱則令之比之註使為之又校次之

其氏曰凡有患蠱者司寇令庶氏敺之而比其優劣也○劉氏曰凡能敺蠱者隨其方土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焉則令呼之也及其用則比其優劣焉○京山郝氏曰翦庶二者盡寇之情矣曖昧疑似姦宄之

狀翦氏銷其隱庶氏攻其姦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註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

王氏曰蟄獸非冬藏之蟄但取其穴居如蟄耳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註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脚

劉氏曰各以其物隨其性之所宜非一物也或以鳩鴿之雛或以匹類但可媒而獲之其瀔多矣○王氏曰掎之則係其足也○介甫王氏曰非特利其皮革羽翮而已孟子曰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

而居之則正以除害為主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註林人所養者山足曰麓

王氏曰積木曰林草木所生林麓之地皆可以宅民

稼穡故柞氏掌攻治之○舒氏曰草字衍文

夏日至令刋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註

刋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生山南為陽木生山

北為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

疏山虞取其堅刃冬斬陽夏斬陰此欲死之故夏陽

木冬陰木○王氏曰木生於山南為陽生於山北為陰其陰陽之氣既偏勝矣又因至陽之日刋而火之至陰之日剝而水之則不勝其陰陽之盛氣宜其死而不復生也○明齋王氏曰愚按草木自有得陰陽之氣者若梅桃榆枌荼麥萌於冬而成於夏松栢橘柚稻黍盛於夏而成於冬可以見之矣故欲殺之者夏刋陽冬刋陰以摧其生長之性欲用之者冬斬陽夏斬陰取其堅韌之時若山南山北唯林麓則可平

地則難通合之乃備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註化猶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

京山郝氏曰化謂化木為土夏所焚者秋用水漬冬所漬者春用火焚則化為糞壤矣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註除木有時

臨川王氏曰先王之於林麓欲其材木為用則設官

為厲禁以養蕃之欲其地宅民稼穡則刋剝而化之帝省其山松柏斯兑柞棫斯拔則虞衡之官修焉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則柞氏之職用焉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註杜子春云萌謂耕反其萌芽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熟耜之以耜測凍土剗之

劉氏曰所以滅其種也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註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

掌凡殺草之政令

明齋王氏曰掌殺草者主公家之草薙氏自為之掌凡殺草之政令者主場圃田疇之草教民為之也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

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註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鵩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娵至荼歲謂從攝提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夭鳥見此五者而去

劉氏曰夭鳥者陰陽邪氣之所生故欲妖怪而不祥於人間夜則飛騰所至為害若鬼車之類皆是疏爾雅正月為娵十二月為荼○劉氏曰縣諸其巢之上則衆神臨之正氣之所萃也是以夭邪之物無所自

存○丘氏曰夭鳥避此五者理亦有之蝠忌庚申燕避戊巳虎豹以衝破鵲作巢避太歲以此觀之周公不虛言也○愚按記曰無覆巢聖王育物之仁司寇官哲蔟聖王誅邪之義然夭鳥稟不祥之氣性須所害其為禍尚虛而凶戾之物無當於用則惟毀其居驅而遠之耳不若穴氏翨氏之時獻其皮革羽翮也

象有齒以焚其身信夫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註蠹物穿食

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攻禜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

凡庶蠱之事註庶除蠱毒者蠱亦蠹之類也或熏以莽草則去

疏此鄭解翦氏兼掌蠱之意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灑毒之註除牆屋除蟲豸藏逃其中者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淳灰以灑之則死

疏淳即沃也謂灑沃以汁則死也○或曰有足曰蟲

無足曰豸

凡隙屋除其貍蟲註貍蟲䗪肌蛷之屬

或曰貍蟲藏埋之蟲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註牡蘜蘜不華者齊魯之間謂鼃爲蟈黽耿黽也蟈與耿黽尤怒鳴爲

聒人耳去之

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註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

方來則於水東面為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

或曰其煙牡蘜之煙○劉氏曰謂宗廟之祭祀賓客之宴饗君臣之齋戒朝廷之會同凡禮樂未作而以肅靜為敬之時則鼃黽之喧鳴不可以不禁也故設

下士一人掌去之之濩焉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註水蟲狐蜮之屬玄謂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

疏蜮即短狐南方水中有之含沙射人則死焚石石

之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也○劉氏曰土之性沈而克乎水炮而為鼓擊諸水上則雖淵深莫不可達入水而應於土故也焚石投之攻之以火氣應之以陽聲則陰邪之蟲去矣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註神謂水神龍罔象

橭山榆也○臨川王氏曰今南方有所謂淵神者民犯之能出為祟○王氏曰牡橭榆木也以牡橭為幹

從横以象齒貫之所謂互貫也沈之水中則水神感其氣而死神既死則淵反為陵矣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術如此夫孰得而測之且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針戎鹽纍卵獺膽分杯壞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也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註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為怪者獸狐狼之屬鄭司農

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大陰月食則射大陽與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大廟譆譆出出者大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也

王氏曰弓矢嘗用以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故以此射之按司弓矢職云枉矢利火射薛氏曰枉矢

狀如流星飛行有光蓋取以陽勝陰之義也○明齋王氏曰周禮於六官皆有育萬物之責而治教政刑於是分掌焉故天官之獸人𠐊人鼈人曰時田時𠐊時籍總執其佃漁之政使不暴夭物也地官之虞衡掌山澤之政令厲禁所以長蕃鳥獸草木也春官之大司樂樂六變而致羽嬴鱗毛介象之物致中和以作動物也夏官掌政而有服不氏以服猛獸射鳥氏以敺烏鳶則鳥獸之不服者猶馴之以攻取之政而

況負固放弑之國乎秋官掌刑而有寘氏已下十二

官則凡猛鷙昆蟲與夫託於神奸而為害者並不能

逃夫刑罰之威而況於奸慝暴亂之人乎分之則有

覆載生殺之異合之則均有曲成之責非聖人其孰

能與於此哉

銜枚氏掌司囂註察囂讙者為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

明齋王氏曰此與朝士之禁族談聯職也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註令令主祭祀者

軍旅田役令銜枚註為其言語以相誤

王氏曰車攻詩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以言選車徒無諠譁之聲也

禁嘂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註為其惑衆相感動嗚吟也

劉氏曰聲大而急曰嘂聲高而緩曰呼聲嗟而怨曰歎聲悲而傷曰嗚○仲輿郝氏曰秋政森嚴至於庭氏則鬼神無夜號者至於銜枚氏則朝市無諠譁者

泰平之象覩矣○愚按周公之時民有廬可居有田可畊寇則有兵札則有醫生則有養死則有送物穉則有教教而不從為害於鄉閭則謂之罷民收之圜土恥之明刑任之以役俟其改而後舍焉猛獸夭鳥欲肆其毒必置官設瀀以敺之至於不幸惸獨無告則路鼓一鳴天王之尊可與匹夫匹婦共語其私民生其間而猶有太息愁歎之聲者真所謂不祥之人也歟如是而設禁焉亦可也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註咸讀為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

軍旅授有爵杖註別吏卒且以扶尊者將軍杖鉞

劉氏曰尊其爵以御衆也不必老焉

共王之齒杖註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為王杖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註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

疏此經與下為目大賓言禮亦有儀大客言儀亦有禮言要服以內諸侯對要服已外為小賓大國得立孤一人孤來聘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不言大夫士者殷聘使卿時聘使大夫士雖不得時聘為介來亦入客中故下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此但據大聘畧據尊者而言也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註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議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

命事焉禁謂九伐之灋殷同者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灋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

疏如侯服年年朝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方來冬北方來甸服男服等各以其朝之歲四時分來○鄭注曲禮云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故兩處受之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故一處受之至

於時會殷同自在國外為壇受之耳○黄氏曰諸侯平時無事之時王者之使相繼於道德意志慮道之使知度量濾則諭之使同好惡一於心用舍一於事及其入王則又會而圖之收衆見以為王明合衆善以為王道以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蓋如此耳○李氏曰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達嫌疑易以生毀譽易以入易天地不交則否柔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先王知

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以之圖事比功陳謨協慮發
禁施政則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姦邪何以
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斯之
謂乎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註此二事亦
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也時聘亦無常期天子
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
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五服諸

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慝猶惡也

疏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朝者少聘者多故亦得稱殷殷衆也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襘以補諸侯之裁註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間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致襘凶

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𢦏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

䟽見臣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胙於王故玉藻云臣致膳於君有葷桃茢按宗伯云脤膰本施同姓尊二代之後亦得之僖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注云周禮脤膰以親兄弟不以賜異姓尊齊侯客

之若先代之後是其事也○王先生曰致禬者凶禮

五者皆是○王氏曰脤所以交神之福以脤歸之則

與諸侯共其福也故曰以交諸侯之福諸侯有喜也

賀慶以贊之所以與之同其樂諸侯有災也致禬以

補之所以與之同其憂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

其賓客註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

大夫士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

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賔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註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常旌旗也斿其屬幓垂者也樊纓馬飾也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為一就就成也貳副也介

輔已行禮者也禮大禮饔餼也三牲備為一牢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為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廟受命祖之廟也饗設盛禮以飲賓也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鄭司農云三享三獻也祼讀為灌再灌再飲公也而酢報飲王也舉舉樂也出入五積謂饋之芻米也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玄謂三享皆

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再祼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祼而酢者祼賓賓酢王而已后不祼也禮子男一祼不酢者祼賓而已不酢王也九舉舉牲體九飯也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

米禾芻薪凡數不同者皆降殺

疏此一經總列五等諸侯來朝天子天子以禮迎待之濼○建常九斿者但對文日月為常交龍為旂而云常者常總稱故號旂為常也○軹轂末也○陳氏曰前疾謂車轅曲中在軹之前衡之後○王氏曰衡在輈下車軛兩服之領前更前於疾也○臨川王氏曰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子男五十步立當

衡擯者三人則尊者舒而縟卑者蹙而畧故也○明齋王氏曰擯主國所使出接賓者擯用命數之半故介則以九七五而擯則以五四三謙巳之意也○疏廟中將幣三享此謂行朝禮在朝訖乃行三享在廟也○饗禮亨大牢以飲賓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饗以訓恭儉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為九獻食禮九舉者亦亨大牢以食賓無酒九舉牲體而食畢五積謂在路共賓來去皆五

積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臨川王氏曰一祼不酢則有禮而無報若不敢當焉卑故也饗禮九獻七獻五獻則主於飲故以獻為節食禮九舉七舉五舉則主於食故以舉為節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註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繼小國之君言次

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詞交於王之擯親自對擯者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酒謂齊酒也和之不用鬱鬯耳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祼酢饗食之數

疏典命上公之國立孤一人侯伯已下則無故云大國之孤孤行正聘則執瑑圭璋八寸既聘自以其摯見則執束帛○按聘禮賓行聘之時擯者納賓賓入

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賔入也介無事
止於此是介入廟門西上不相者也彼諸侯瀍約同
天子禮故云與以疑之○趙商問其他賍小國之君
以五為節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是公使卿
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
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
可參又問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宜應視小國之
君何須特云三積答三積者卿亦然非獨孤也故不

在眡小國中然則一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註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

疏據上文三等命而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卿自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之卿以

五子男之卿以三也云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大夫
又各下其卿二等士無聘之介數而言如之者士雖
無介與步數至於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況九儀爵
者四之中容有士故連言之○按五命之外大國之
孤為九儀之六諸侯之卿九儀之七大夫九儀之八
士九儀之九也○薛氏圖云諸侯朝天子之禮始至
天子之竟先謁關人關人告王王使小行人迎勞於
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王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

勞之諸侯亦服皮弁服受之諸侯擯王使者用束帛乘馬及國天子賜館使司空致舍小行人為承擯諸侯擯王使者亦用束帛乘馬乃致飱春夏之時將朝之旦諸侯則服裨冕釋奠於禰遷主各乘其所受上輅上服公之朝位賓主之間乃去門九十步則止公下車當軹而立介九人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衆介侯伯則介七人朝位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則介五人朝位相去五十步立當車衡若秋冬之時將

朝之旦諸侯皆乘墨車而致於大門之外衣服旌旗
朝位遠近之數陳介及擯如朝禮但王不迎直陳擯
介上擯自與諸侯相接傳命更至廟門之舍蓋諸侯
前期皆授舍於廟門之外也天子迎公擯者五人宗
伯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嗇夫為末擯其餘二人是
士以逆之王與公相對相去三丈六尺瀌門之廣旁
加一步之數王時服衮冕乘金路建大旂在於門内
至擯受命請事傳承擯自擯而傳至介自介而傳至

公更報而下傳命既訖王乃乘車出門下車而揖之公則前至門外相揖而入三擯三介為之三相初出臯門之時三相俱入及庫門而止一相及廟門外之舍諸侯入於舍王則更迎侯伯王迎侯伯擯者四人初至門下車陳介東西傳命之儀擯介鴐行相揖而入每入門止相及次入舍如上公之禮王則更迎子男王迎子男擯者三人其他如侯伯之禮公立當車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車衡則王出門下車時

當車軫而立歟王既迎訖則服皮弁服於路門外正
朝當宁而立諸侯即服於舍服皮弁各執瑞玉至於
朝諸公皆東面諸侯皆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序進
授玉先盡同姓次及異姓也將授贄之時皆進當王
前面北東面奠玉再拜稽首王命親授諸侯乃執玉
而進王以冒玉合圭然後受之諸侯退再拜稽首授
贄既訖各還其舍王既受贄則更服衮冕至於廟中
當扆而立諸侯各服裨冕一相而入以行享禮隨國

所有分為三享王者之後三享皆以圭璋致之五等諸侯三享皆以璧琮致之致享之禮王但撫之諸侯自受於宰朝禮之瀍先行王禮然後乃行后禮此據春夏朝宗之禮若秋冬覲遇之時王則服衮當扆而立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時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王迎升然後行三享之禮王皆撫之諸侯降堂自受玉率如朝宗之瀍惟乘墨車以示有降以肅氣

之時故車服不敢盡同天子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是也天子不迎之以放肅殺之氣覲遇之時天子不下堂故朝享併受於廟所以異於朝宗也朝覲宗遇諸侯行朝享既訖王使宗伯以圭瓚酌鬱鬯祼賓王拜送之公無酌酢之禮次后亦使以璋瓚亞祼賓后拜送之公則酢王所謂王禮再祼而酢不酢后也侯伯則王使宗伯一祼侯伯則酢王后不祼也子男則一祼不酢必使宗伯攝祼者君不酌臣故也宗伯攝

祼王與后皆拜送之者敬恭之事不可使人代也禮畢還館諸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之車服同姓則金路異姓則象路庶姓則革路服則衮冕毳冕皆使公卿箧服加書就館致之諸侯擯使者亦以束帛乗馬致饔餼於館公則九牢諸侯則七牢子男則五牢皆就館致之諸侯亦以束帛乗馬賓使者夕則后致饔餼之禮後日王速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烹大牢以飲賓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

儉也食者亦亨大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也燕
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以毛為尚其樂無算也
取其驩而已其爵無算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
而出則王所以致愛於諸侯者至矣公則三饗三食
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
亦隆殺之節也饗食燕既訖乃還王致贈郊送加勞
之禮公則出入五積三勞三問侯伯則出入四積再
問再勞子男則出入三積一問一勞送皆至竟凡諸

侯當朝之歲有故而不得朝者皆遣世子來朝若已誓於天子者則禮下其君一等公之子則從侯伯禮侯伯之子則從子男禮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也若皆不得朝又無世子則使孤孤之禮以五介朝位賔主之間五十步貳車五乘與子男同所異者立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而已無孤者則使卿如聘禮也〇又曰諸侯聘天子之禮凡聘皆使卿為主大夫為介士為衆介公使介七人侯伯則五人子男

則三人故經云諸侯之臣使介各下其君二等將行之旦朝服釋幣於禰告君然後釋幣於行行在廟門外上介及衆介皆從衆受命於朝聘主受享束帛加璧二王之後公使則享用圭次受夫人聘璋享用玄纁束帛加璧王者之後皆用圭璋者尊於五等諸侯故也公聘天子用圭后用璋者取其半圭也享王用璧后用琮者取天地配合之象既受圭璋璧琮遂行張旝出國舍於郊明日斂旝行至王畿更張旝示有

事於此先謁闗人闗人報入王使請事遂導以入若公之孤則三積不問一勞至近郊張旜而行王使大夫授館致館王則遣人致飱將行聘之前皆遣人受舍於文王廟門之外行聘之旦朝服釋幣於禰服冕服乘車建旜至於大門之外公使則七十步侯伯使則五十步子男使則三十步下車孤北面立卿則車前五步介皆陳於西北東面王待之擯數皆如其君也春秋之時王乘車而迎至大門内上擯立於門外

西面承擯以下繼而立皆西南末擯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交擯不傳辭上擯揖俱前傳辭訖王則不出門賓入大門之内見王初入門之時賓之上介拂西棖士介拂闑乃從王入庫門則止一相士介從上介而上至次若秋冬時王不至大門之内迎賓其朝享併受之於廟其介及擯陳設之儀如王迎之儀但上擯帥之而入也賓既入次王則服皮弁受聘於朝時賓亦服皮弁受玉訖然後更服冕服入廟當扆而立賓

入次改服裨冕而入士介皆從賓而入享於廟升堂進玉於上前王撫之亦行三享王禮之出廟門更自以其贄束帛豹皮表之為飾繼小國之君後而入見遂行私覿之禮見王出至大門之内使問其君及勞賓也聘訖還館主人致享餼明日發幣於公卿后以致餼公卿得幣皆有禮於賓也然後受享受食受燕而還王亦使行人送至館其還玉之儀與諸侯相聘還玉之禮同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衞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註要服蠻服也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

或覲秋或遇冬祀貢者犧牲之屬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為物也爾雅曰嬪婦也玄謂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纊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

疏此一經見九州諸侯依服數來朝天子因朝而貢與太宰九貢及小行人春入貢者别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三山林氏曰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大行人言侯服歲一見至要服而後六年一朝與此經不合唐孔氏雖引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

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為與此經相當然左氏之言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計十二年之中諸侯之朝不止於二則此十二年止於二朝然後王巡守亦不得為相當唐孔氏又以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皆是君自朝乎按周官朝覲宗遇會同皆其君自行故皆言見至於問與視則其臣故曰時聘殷頫而已不言見也以見為遣使亦非周官之本意然此篇所載六卿與周禮

同而惟六年五服一朝旬與周禮異當闕之以俟知者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註九服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春秋傳曰杞伯也以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所貴寶見傳

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

疏按僖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用夷禮猶曰子況本在彼者也按書序武王旣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夷狄得稱伯彼殷之諸侯與周異也○按周語穆王伐犬戎得四白鹿以歸雖征之而得亦以此為贄也○王氏曰自侯服歲一見至於要服六歲一見以遠近為之疏數之節也自要服以上所貢有常物而蕃國則各以其所

貴寶為摯者詳於治內而畧於治外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土地之宜在物而遠邇之期在人然則六服之瀍其見有六歲之差所謂節遠邇之期也其貢有六物之異所謂別土地之宜也然則書之周官言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則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至於訓廸厥官則曰六年五服一朝者以侯甸男采衛而言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者兼要服而言也先王

之制中國五服而周官言六者蓋近中國之夷狄承德則國家閒暇可以明政刑之時也方是時也四征弗庭其治未若制禮之際為已備矣其限期止於五服而已周禮行人於六服之見則及於要服者則其治為尤詳於四征弗庭之時也近中國之夷狄非特承德而又能入貢以來見焉則致禮以致太平者此其極也○唐氏曰鄭氏謂夷鎮皆在九州之外非也唯蕃國在九州之外即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

者也夷服鎮服尚在九服之内行人不言者見摯與蕃國同也然蕃服雖以面二百五十里為率通曰九州之外亦無道里之限矣○朱子語類云問周禮三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合何故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他大槩是近處貢重底物事遠處貢輕底物事恰如禹貢所謂納銍納秸之類○雜說禹貢九州貢物各以其所有東西南北異處產物不同而大行人言土貢四面如一先儒不能明

也而信之是不知六服諸侯貢物凡有九貢大行人

姑整齊言之不復言某國貢某物也○唐氏曰楚於

周非侯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責之則祀貢不止於

侯服行人之文蓋亦互見耳非以此為限也○明齋

王氏曰此亦約六服所貢之大分而言職方氏云施

其貢各以其所有一言盡之矣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

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灋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註撫猶安也存頫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間問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也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宫教習之也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周始有越重譯來獻因以通言語之官為象胥云胥

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瞽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衡也灋八灋則八則也達同成修皆謂齎其灋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僭踰者也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

劉氏曰存問其安否也頫視其治效也省察其風化也○王氏曰諭書名所以同其文也聽聲音所以和

其聲也瑞六瑞節六節也○䟽銖兩之等是也○此經
並是王撫諸侯之事對上經皆是諸侯上撫王室之
事各以其時之方者謂歲二月東方五月南方之等
據春而言故以覲東后証也殷國四方四時分來如
平時者謂分四方各遂春夏秋冬如平時若六服盡
來即與平時別也○王先生曰書曰協時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此有虞氏巡守之制也王制曰命大師陳
詩命市納賈命典禮攷時月正日同律此夏商巡守

之制也亦與此無以異○臨川王氏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岳王不巡守則會諸侯而殷見或巡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焉一也○東萊呂氏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攝人心聖人運天下妙處大抵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齊一次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然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何故蓋周時文治漸成禮文漸備所以十二年方舉巡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註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云莫敢不來王

賓一云應言擯䟽辨其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正其等謂冕服旌旗貳車之等協其禮謂牢禮饗燕之禮以此禮賓敬而見之也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註詔相左右告教之也

䟽諸侯為天子斬衰有哭位周旋擗踴進退皆有禮

瀍須有助以告教之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註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贄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聘禮曰如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王先生曰受其幣而聽其辭小行人亦云然大行人為四方大事言之小行人為小客言之蓋凡聘皆有享禮若小客特問耳謂不行享禮也受聘聽辭而已

小行人之待小客其用此禮與然大行人反以此禮

待四方之大事者為諸侯之告急設耳如待行享禮則是以揖遜而救災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註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攷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修之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

疏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不言三年而云殷

者欲見中間久無事殷朝者來及亦相聘故云殷不云三年也○諸侯邦交謂同方岳者一往一來為交大國聘於小國小國朝於大國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故司儀於諸公諸侯皆言相為賔是也至春秋之世有越方岳相聘者是以秦使術來聘吳使札來聘時國數少故然非正瀆也小聘曰問聘禮文彼曰小聘曰問不享是也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伊川程氏曰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其非也若天下有

道諸侯順軌豈有内外之限具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逺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王先生曰春秋之時晉叔向以明主之制間朝以講禮是二年一朝也鄭子大叔又以為五歲一朝然此之世相朝則一世一朝而已與子大叔之言異與叔向之言大異然則秦火未作而周之典籍諸侯皆以不便於已而去之叔向為晉地則欲諸侯朝數之數故以二歲為言子大叔為鄭地則欲諸侯朝數

之疏故以五歲為言其去周禮遠矣若夫禮記王制與聘義戴記一家自為異同之說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是以諸侯之自聘為文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是以諸侯之朝覲於天子為言也聘義之言比年小聘合於周禮之歲相問也言三年大聘異於周禮之殷相聘蓋殷聘者謂久無事則行盛禮也初無歲年之限如昭九年孟僖子如齊殷聘服氏以為殷

中也自襄之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二十一年故中行盛禮是知殷聘雖為大聘然即非所謂三年也此聘義之所以與周禮異也王制之言小聘大聘其年數雖與聘義同然其意則異抑以聘義謂諸侯之相聘而王制謂諸侯之聘於天子耳聘天子猶可也以五年而一朝天子可乎使居衞服而五年一朝為得禮矣若侯采男謂之禮可乎知此則知王制之言雖合四代而雜於春秋之制鄭以王制所言五年一

朝為晉文公霸時制雖必未然亦有近似○芸閣呂氏曰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夫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羣也故先王之馭諸侯必使相交以修其好必使相敬以全其交多為之升降之文酬酢之節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

不憚也故不安於愉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則怨爭之心暴慢之氣無所從而作此天下之亂所以止之於未萌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

周禮註疏删翼卷二十五